

雨月奇談

日本古典名著·怪异小说
上田秋成著
申非译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雨國奇談

日本文庫版
小林秀雄著

上
卷



雨月奇谈

[日] 上田秋成 著

申非译

* * *

责任编辑 赵旭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(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燕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mm 32开本 3.25印张 55千字

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册 定价：7.80元

ISBN 7-5048-2634-0/I·341

译者前言

这是一部怪异小说，日本古典名著之一，英国、俄罗斯均有译本。作者上田秋成（1734—1809）对中国文学造诣很深，著作甚丰，《雨月物语》尤为脍炙人口。日本名导演沟口建二曾将其中《荒宅》拍成影片，题名为《雨月物语》，深受读者喜爱。

这部小说共九篇传奇故事，其内容与我国《剪灯新话》、《古今小说》相类似，反映了江户时期日本人民的生活状况；文词优美，用典精当，被誉为日本怪异小说的最高峰。

本书译文是据朝日新闻社1957年出版的《日本古典全书》翻译的。将《物语》译为《奇谈》。原书为日本文言，为保持原书韵味，译文采用了与《古今小说》相类的文体，虽有些古调，但也通俗易懂。

7270 / 3
原序^①

罗子^② 撰《水浒》，而三世生哑儿。紫媛^③ 著《源语》，而一旦堕恶趣，盖为业所逼耳。然观其文，各奋奇态，哢哢逼真；^④ 低昂宛转，令读者心气同越也，可鉴事实于千古焉。余适有鼓腹之闲话，冲口吐出，雉雏龙战^⑤，自以为杜撰，则摘读之者，固当谓信也，岂可求丑唇平鼻^⑥之报哉。明和戊子晚春，雨霁月朦胧之夜，窗下编成，以畀梓氏。题曰雨月物语云。剪枝畸人书^⑦。

① 此序为作者原文。

② 罗子，谓罗贯中，为《水浒》作者施耐庵传说之误。

③ 紫媛，指《源氏物语》作者紫式部，一生坎坷。

④ 噛, én, 梦中语声。哢, lóng, 鸟吟。

⑤ 雉雏：雉 gou, 山鸡鸣叫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：“雉之朝雊。”《后汉书·曹节传》：“昔高宗以雉雊之变，故获中兴之功。”注曰“高宗祭，有雉升鼎耳而雊，高宗修德，殷以中兴。”龙战：《周易·坤》：“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”

⑥ 丑唇平鼻，日人通常以丑唇平鼻为丑女之典型，称之为阿龟。

⑦ 秋成生而枝指，故自称剪枝畸人。

目 录

译者前言

原序

白峰	(1)
菊花之约	(12)
荒宅	(21)
神釜	(31)
三宝鸟	(39)
鲤鱼梦	(46)
蛇女之恋	(51)
青头巾	(67)
说贫论富	(73)

白 峰^①

西行法师，^②途经逢坂山，^③验关放行东去。一路行来，放眼重峦叠嶂，深秋红叶点染，好一派清秋美景。又经鸣海滩头，^④鹤鸟足迹遍布砂洲，望不尽高岭山岚溟溟漠漠。进而越过浮岛平野^⑤清见关，^⑥大矶小矶^⑦津渡连；来到万紫千红武藏野，^⑧又见朝雾霭霭盐灶烟。^⑨之后，历经象潟^⑩ 渔人茅舍，佐野

① 白峰，日本著名景点之一，位于日本香川县坂出市。白峰寺内有崇德天皇（七十五代天皇）墓。参看“保元之乱”注。

② 西行法师，日本平安末、镰仓初期的名僧，以诗歌见称于世。俗名佐藤义清，法名圆位。初侍鸟羽天皇，为侍从武士。二十三岁出家。其述怀诗九十四首收于《新古今集》。

③ 逢坂山，位于今京都府与滋贺县境内，古时重要关隘。

④ 鸣海滩头，即鸣海潟，在今名古屋市。

⑤ 浮岛平野，位于今静冈县爱鹰山麓。

⑥ 清见关，位于今静冈县清水市。

⑦ 大矶小矶，位于今神奈川县大矶町。

⑧ 即，关东平原，含今东京都埼玉县及神奈川县一部。

⑨ 盐灶，位于宫城县盐灶浦，为著名景点之一。

⑩ 象潟，位于秋田县象潟町。

舟桥横渡，^①木曾栈桥^②艰险。所经各处，行旅之心神怡魂销，令人何等留连。转头来，又欲观赏西国名胜，乃于仁安三年（公元1168年）秋，芦葭枯落之时，经难波，^③犯风霜，迳抵须磨之明石浦。^④又复舍陆登舟，来到赞岐国真尾坂^⑤崇山茂林之中，遂即稍为停息。一路上风餐露宿，旅途劳顿，暂于此地觅一茅庵，用作静思参佛修行之所。

茅庵附近有一著名的所在，名曰白峰。久闻崇德天皇皇陵即在此处，因欲前往参拜。乃于十月之初，登临此峰。只见松柏茂密，遮云蔽日，轻轻拂动，露水飘落有如细雨霏霏。有名为儿岳者，峰岳高耸，下临千仞谷底，云雾蒸腾，咫尺亦难辨认。但见树木之间有一土墩，其上三石叠立，四周荆棘丛生，薜萝遍地，土墩几乎全部为之覆没。细视之，这就是崇德天皇陵墓，不禁令人顿生凄怆之感，此时此境，不知是梦是真！

环顾四周，按其生时，应是紫辰殿、清凉殿、皇帝董理朝政之所，百官恭聆诏旨之地。自禅位于近卫天

① 佐野，位于栃木县，横舟搭板以充渡桥。

② 木曾，位于长野县。栈桥相当于我国秦岭一带的栈道。

③ 难波，即今大阪府一带。

④ 须磨之明石浦，位于兵库县南部，景致以白砂青松闻名。

⑤ 赞岐国真尾坂，位于今香川县坂出市。

皇(七十六代天皇)之后，竟谪居如此荒漠僻地，无异置身于藐姑射山^①琼林之中。而今长眠于深山草丛之下，只见麋鹿盘桓之迹，更无祭祀祝祷之人。以万乘之君涉足人世，亦难免宿世孽债，罪业难逃。想起现世的虚幻无常，不觉潸然泪下。

于是，坐陵墓前平石板上，彻夜供奉，徐徐诵读经文，忽又吟咏短歌道：

松山惊涛拍岸，自古美景依然；

吾君此去道山，何日冥途可返？

惟虔惟谨，终夜供奉不辍。泪湿衣袖，疑为白露浸染。日没山深，夜暗异常；铺石为床，落叶为衾，更深寒彻肌骨。不知不觉之间，神清骨冷，令人心悸难安。月虽出于晴空，怎奈林密叶茂，清光难泄半点。郁郁苍苍，心魂黯然，何曾瞬息安眠。恰于此时，忽听“圆位，圆位”一声呼唤。

睁眼一看，来人形貌不凡，身材瘦高，略显疲惫，昏暗中难辨其面容和衣服花纹色泽，但觉迎面而立，器宇轩昂。西行原以为是位颇有修养的法师，因而并无惧意，问道：“来者是谁？”此人答道：“适才听你吟咏短歌，是否愿闻和答下句：

松山骇浪流去也，小船霎时无影踪。

有你前来参拜，老身不胜欣慰。”西行闻言，知是上皇幽灵显现，当即跪地叩头，不胜欷歔，流泪说道：“但

① 此引《庄子》，藐姑射山为仙人所居。

不知从今而后何去何从，甚为迷惘。上皇厌恶浊世，令人钦羡。今夜惠赐一见，得示迷津，伏望上皇佛果圆满，至为祝祷。”西行尽情倾述仰慕之念。

上皇听罢呵呵笑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近来世上官廷之乱，实由我发其端。想我有生之日陷于魔道，遂而发起平治之乱，^①死后犹且于皇家作祟。眼看过不多久，天下又将暴发大乱了。”西行听此纶音，止泪奏道：“恭听圣心所虑，诚惶诚恐。素闻上皇天资聪睿，昌明王道，兹有一事愿闻教诲：当年保元之乱，^②并不悖于天照大神^③的教导，其结果是毁于人欲太深，还是毁于计谋失当？愿闻其详。”上皇变色言道：“你且听来：皇位乃人间之至尊，但如在上者乱离人道，

① 平治之乱，即日本平治元年（公元 1159 年）藤原信赖与源义朝在京都发起的叛乱。保元之乱平息之后，藤原信赖与源义朝为一方，藤原通宪与平清盛为一方，展开以武力夺取朝政大权的斗争。平清盛一方获胜。藤原信赖被杀；源义朝逃至尾张，为其部属长田忠致所害。藤原通宪于战乱初起时死于战乱之中。

② 保元之乱，即日本保元元年（公元 1156 年）鸟羽法皇（退位后出家入佛门称为法皇）驾崩之后，由崇德上皇（退位的天皇称上皇）对后白河天皇（七十七代天皇）发起的叛乱。崇德上皇显仁在位时，按其父鸟羽法皇的谕旨，让位给他的二弟体仁，是为第七十六代近卫天皇。近卫歿后，又由四弟雅仁继位，是为后白河天皇。因此，鸟羽歿后，崇德发动了推翻后白河的叛乱。后白河天皇借助平清盛武士集团，战败崇德一方。崇德被流放于赞岐，最后歿于该地，葬于白峰。

③ 天照大神，传说为日本皇室的祖神。

在下者则可应天命，顺民心，起而讨之。溯自永治年间（公元1141～1142年），我身无过犯，而被天皇强令禅位给三岁的二弟体仁，吾心不可谓深怀人欲。体仁早谢，本应由我皇子重仁继位，我和众朝臣均如此瞩望。怎奈美福门皇妃（近卫生母）出于忌妒之心，横加阻挠，竟由雅仁（近卫之弟）继承皇位。重仁本有治国之才，远非雅仁可比。如此不问德才，而将天下大事委之下后宫，此乃父皇之过。其所昭示于天下者，不是誓守孝信，亦非出以公心；礼崩乐坏莫此为甚。是以我乃萌发武王伐纣之意，顺天意，应民心，以臣代君，创建有周一代八百年基业。我以德才兼备、鞅掌国运之身，取代司晨之牝鸡，^①恐怕不能说是离经悖道吧。你远离家门，归依佛教，秉此解脱利欲之心，以儒家人道纳之于佛门因果之说；以尧舜仁义之教混之于释家因明之理。望你以此为朕有所解说。”上皇如此琅琅告谕。

西行闻言，惶悚之情顿减，移膝进前奏道：“上皇所言，是以人道而论人欲。远者为震旦，暂且不说，仅以我朝古昔事例言之：应神天皇（第十五代天皇）越过乃兄皇子大鷦鷯亲王，而立其末子菟道亲王为太子。天皇驾崩之后，兄弟相让，俱不嗣位，历经三年，天下无主。菟道亲王深以为忧，言道：‘岂能久生而贻忧天下。’遂即自裁而薨。事不得已，大鷦鷯亲王乃即

^① 此句引《尚书·周书·牧誓》：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

位为第十六代天皇。这是重天道而守孝悌，尽忠心而绝人欲；此即所谓尧舜之道。我朝素尊儒教，用为王道之辅。菟道亲王曾从百济招请王仁^①传习儒家伦理，故此，兄弟相让皇位之心，实即汉土圣人倡导之理。又如，开创周朝的武王，一怒而安天下民心，不可谓之为以臣弑君。《孟子》有云：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，残贼之人谓之一夫，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^②因此，汉土之书，经典、史策、诗文，几乎无不传入我朝，唯独孟子之书不入日本；盖因凡运载此书之船，无不遭遇风暴，中途覆没。若问是何缘由，据说我朝乃天照大神开创，遵其训示，子嗣相袭，代代相传，如按孟子所言，后世天皇嫡脉必为他人所夺，是以天神有知，凡有载运《孟子》之船，必遭神风使之沉没。^③故此，他国之圣教，凡与我朝国情不合者，皆不取焉。况且《诗经》有云：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^④当年鸟羽法皇晏驾，殡宫^⑤之中肌骨未寒，竟尔张弓舞旗争夺皇位，不孝之罪未有若此之甚者。天下者，神器也，岂容人人皆得夺而取之。即使重仁亲王即

① 百济王仁于应神天皇十六年（公元378年）渡日，带去儒家经典。

② 此句见于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。

③ 据明谢肇浙《五杂俎》卷四：倭奴亦重儒书、信佛法，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，独无《孟子》。有携其书往者，舟辄覆溺。此亦一奇事也。

④ 此句引自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。

⑤ 殯宫，指正式入葬前暂时殡置之所。

位，符合万民舆望，但如不布德施和，以伐无道，而以昔日钦敬之帝君，忽而化为今日之仇敌，恐亦难遂素昔本意。更为不堪者，是施以史无前例之惩罚，流放于穹远穷僻之荒岛。因此，莫如忘却旧仇，归依净土，庶几圣主之心可安。”

西行剀切陈词，上皇听罢说道：“现在事已查明问罪，不无道理，但不论如何，流谪此岛，困居于宫人高远家中，除每日供奉三餐之外，再无一人来访，只能在夜间听天空飞雁传至枕边的几阵叫声，也不知它是否飞返京城，能否寄托我的怀念。早晨醒来，砂洲之上鵠鸟啁啾，益发惹人惆怅。正所谓乌白头^①时才是返京之日。看来，老身定将成为滨海之鬼了。此时此刻，惟有为后世积德，缮写大乘经文。但这荒岛之上，连个寺院钟声也听不到，又怎有放置所写经卷之所。万般无奈，只有将此笔墨之迹传入京城，置于仁和寺内，并附上短歌一首：

海滨鵠鸟迹，寄与京城人。

身居松山下，惟闻鵠鸟啼。

然而藤原通宪包藏祸心，妄奏皇上，诡称此歌心怀怨望，因而原封不动退还给我。如此作梗，何等可恨。回顾古昔，无论我朝，抑或汉土，为争国柄而兄弟

① 此句见《史记·荆轲传赞》注引《史记索隐》：燕丹求归，秦王曰：乌头白，马生角，乃许耳。丹乃仰天叹，乌即白，马亦生角。

相争者，不乏其例。我甚感此事罪愆深重，故以忏悔之情抄写经文，略表自赎之意。不意恶人作梗，竟无视皇亲犯罪减刑处分之成法，拒不收纳经文。料想此亦皇上不弃前嫌之故。为此，所写经文只有供奉给魔道，以绝此恨。有念及此，乃刺破手指，血书祈神咒文，连同所写经卷，一并沉入志户海中，使永绝尘世，免为后人发现，誓向魔王申诉祝祷。果然魔道有灵，终于暴发了平治之乱。先是贪图升官晋爵的藤原信赖与源义朝相结托，共同阴谋策划。正是这个义朝，十恶不赦。其父为义，及其同胞武士，无不为朕效矢忠勤，卒至以身殉国。惟这个义朝，背叛朕躬，反以弓矢相向。保元之乱时，源为朝英勇奋战。源为义、平忠政所部也十分得手。不意蓦然之间，西南风起，敌方火攻甚急，迫不得已，撤出宫闱，蒙尘于重山险峻之中，栖身于樵夫柴架之下，破足跖，冒雨露，终为所擒，卒至流谪此岛。凡此种种，皆因义朝奸计所致。果报绝然不爽，义朝贪欲无穷，甚于虎狼，煽动藤原信赖与之同谋。地祇有灵，终以叛逆罪，为本不长于武略的平清盛所灭。义朝曾于保元之乱弑其父为义，罪孽本已深重，终于兵败之后为其部将所杀，此亦天神所示之果报也。至于藤原通宪，素以博学炫人，不以忠信律己，卒与义朝、信赖反目为仇，平治乱起，弃家逃亡宇治山中，最后为义朝搜捕，暴尸于六条河原。这也是当年谗言惑主，拒我经文的果报。余殃犹未即此了结：应保（1161年）之夏，美福门皇妃寿终；与之

呼应，阻挠重仁嗣位的藤原忠通于长宽（1164年）之春中祟而死。朕躬亦于是年秋辞世，但此身虽歿，怒火犹炽，终于成为大魔王，统率妖魔三百有余。凡我所属关涉之处，见人之福，可转之以为祸，见世之治，可转之以为乱。惟有清盛那厮，命大福厚，一门亲戚族党，俱各高官厚禄，依然执掌朝政，这皆因他长子重盛忠义有德，为其辅佐，故衰亡之朝尚未到来。但你且看，平氏的气运也不会长久了。雅仁使我吃尽苦头，也必将遭到报应。”西行聆听上皇所述，内心不禁愈益惶悚不安。听罢，说道：“上皇如此陷入魔道，与佛土相隔何啻亿万里，请不要再说了。”于是，二人无言，默然对坐。

此时，峰谷晃动，狂风骤起，林木为之摧折，砂石卷起，尘埃蔽空，但见一团鬼火由上皇膝盖熊熊燃起，照得山谷如同白昼。火光之中，上皇龙颜骤变，脸色通红好似朱砂染过的一般，头发有如蓬蓬乱草下垂到膝盖；白眼上吊，气喘吁吁，苦热不堪；衣服由绛紫变为焦黑，手脚生出野兽一般的趾爪，其可怖之状甚于妖怪。但见他向空中呼唤两声“相模、①相模，”便听得“啊”的一声回答，一只怪鸟自天而降，伏于上皇膝前听命。上皇对怪鸟吩咐道：“快去索取重盛性命，使雅仁和清盛受尽折磨。”怪鸟答道：“雅仁皇上

① 相模，传说中怪鸟的名字。

洪福未尽，重盛身边近前不得。自今待得干支一周，^①重盛阳寿当满，彼时平氏一族福祉必将随之而尽。”上皇拍手怡然笑道：“这些仇寇，统统把他们沉入前面海底。”声音凄厉回荡峡谷，其情可怖，非言语所能形容。西行见其陷入魔道之深，不胜欷歔落泪，于是高声吟歌一首，以劝其向往佛道，歌曰：

君昔卧玉床，于今何所适？

言外之意，王侯死后与庶民无异，无非同归于尽。

西行说出这番言语，上皇顿然龙颜和霁，鬼火消失，龙体也随之敛形匿迹，怪鸟也了无影踪。上弦月隐于山峰背后，林木阴郁，黯然无光，恍如梦境一般。少顷，天空稍见明朗，晨鸟阵阵欢唱，于是再将金刚经一卷供奉陵前，下山回庵去了。静心回忆夜间所言各节，始自平治之乱，其间多人事迹，年月毫无舛误，因而深以为怪，秘藏心底，不敢为外人道。

其后又经十三年，治承三年（公元1179年）平重盛患病逝世；其父清盛怨恨高仓天皇（第八十代天皇），囚之于鸟羽离宫；源义仲揭竿起于北国；平氏一门全家漂泊四海，流落到赞岐国的志户八岛，其携弓挟矢之辈全部葬身鱼腹；最后下关澶浦决战，所拥幼主安德天皇（八十一代天皇）也沉海身亡，所有平氏武将悉数歿于战阵。正如朝露消融于顷刻之间，只为后世留下可叹的话柄而已。

^① 十支一周，此处指十二年，即地支一周。

到了后世，崇德皇陵重新建造，玉雕彩饰，肃穆威严，各地前来参拜者，无不斋戒奉币，崇之为可敬可畏的神明。